

—— 疑战推理  
—— 悬疑恐怖

# 金三角之谜

张宝瑞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 金三角之谜

张宝瑞  
著

① 中国工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三角之谜 / 张宝瑞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008-6806-4

(张宝瑞作品)

I. ①金…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18760号

## 金三角之谜

---

出版人 芮宗金

责任编辑 董虹

责任校对 董春娜

责任印制 黄丽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 100120

网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话 (010) 62005043 (总编室)

(010) 62005039 (出版物流部)

(010) 62379038 (社科文艺分社)

发行热线 (010) 62005049 (010) 62005042 (传真)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210千字

版 次 2017年11月第1版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6.00元

---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目录 |

- |     |     |      |
|-----|-----|------|
| 001 | 第一章 | 一只死猫 |
| 033 | 第二章 | 血型之谜 |
| 069 | 第三章 | 头发生疑 |
| 092 | 第四章 | 太虚幻境 |
| 135 | 第五章 | 自慰录像 |
| 191 | 第六章 | 兵临城下 |
| 221 | 第七章 | 梅花飘零 |
| 258 | 第八章 | 水落石出 |

## 第一章 一只死猫

真他妈见鬼了！

黄栌在睡梦中被凄厉的警报声惊醒，这已经不止一次了。

她努力睁开惺忪的睡眼，迅速地拿过粉红色的内裤套上，抄出枕头下的勃朗宁手枪，夺门而出。

多年来她一直习惯裸睡，即使是初秋，金三角这鬼地方还是酷热，她这个来自北方的女人还是不喜欢这湿热的天气。

警报声是从后院的书房传过来的，警铃就设在她的床下。

黄栌穿过一道垂花门，径直扑向书房，书房的门紧锁，她用手镯上取下一个金黄色梅花形的小钥匙，打开了这个神秘的书房。

一股霉味扑鼻而来。

她不由得耸了耸纤细的高鼻梁。

她熟练地扭亮了灯。

五瓣梅花形的金色灯伞豁然一亮，书房沉浸在一片金色的光

晕里。

这间 30 多平方米的书房，三侧摆放着栗色的书柜，柜内整整齐齐摆放着两层书，其中不乏中外政治、文学、哲学、历史名著。政治类有《拿破仑传》《彼得大帝传》《武则天传》《慈禧太后传》等；文学类有《金瓶梅》《肉蒲团》《红楼梦》《孽海花》等；哲学类有《尼采文集》《柏拉图选集》等；历史类有“二十五史”、《资治通鉴》《史记》《世界文明史》等，诚然也有《一个德国间谍的自述》《色情间谍》《美国中央情报局秘史》《苏联克格勃“燕子”内幕》《日本阿菊组织的兴衰》等书籍。靠南有一张梅花形的办公桌，桌上有文房四宝、台灯、放大镜、手电筒等物。

黄庐的目光在桌上飞快地扫过，紧提的心仿佛落了下来。

她又轻轻地来到文学类图书的书柜前，这是一个两米长的栗色书柜，带有梅花花纹的玻璃泛着光泽。她打开书柜的门，目光落在台湾出版的《金瓶梅》精装书上，书上有一层淡淡的灰尘，跟其他图书上的灰尘没有什么区别。

黄庐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窗外翠绿的芭蕉叶动了一下。

传来轻微的脚步声。

黄庐捷如轻鬼，闪到门后，右手紧紧攥着勃朗宁小手枪。

这是一支无声手枪，是两年前她从台湾动身来这里赴任时，父亲黄飞虎送给她的。那是一个凄冷的冬天，在台北桃园机场，梅花党内黄系首领，除了在外地有紧急任务不能脱身外，几乎全到了。

黄飞虎紧紧地揽定女儿，轻轻地在她的额头上吻了一下，用坚

定的声音说：“女儿长大了，该能自由飞翔了。你这次去的金三角训练基地，背景复杂，气候湿热，国民党残兵、地方武装、政府军、土匪、中共、苏联克格勃、美国中央情报局都在垂涎这块肥肉，并且此地毒品泛滥，刀光剑影，对你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黄栌的眼泪含在眼眶里，她努力不让它淌下来：“爸爸，您放心。我最担心的是您的身体，您的心脏不好，要坚持每天吃药……”

黄飞虎的身体颤抖了一下，说：“我有美国的进口药，家里还有你妹妹小妃照顾。天高皇帝远，你一走，我是鞭长莫及呀！遇事机灵一点。”

黄栌咬着牙，点了点头。

黄飞虎从兜里掏出一把勃朗宁小手枪塞到女儿手里：“把这个带上，见到它就像见到爹了……”

黄栌觉得这手枪枪柄汗津津的。

“女儿，去吧。”

黄飞虎恋恋不舍地松开了女儿。

这时，黄飞虎的副官老雕也凑上前来，他咧着大嘴，龇出两颗大黄牙：

“小栌，到那边有什么难事，想着招呼你老雕叔，我一个多小时就飞到你那里。嘿，嘿……”他凑过脸，想吻一下黄栌。

黄栌扭过脸，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对送行的一干人说：“大家回去吧，我黄栌对得起咱们梅花党‘五朵梅花’的称号，后会有期！”

她瞥了一眼老雕，心里说：“谁跟你吻别，你嘴臭！”

飞机起飞了，黄栌满载着一个青春的梦想，来到了风景秀丽、灌木丛生的金三角。

她的新职务是梅花党金三角训练基地教务长，接替这所特务军校的前任教务长白蔷。白蔷是梅花党主席白敬斋的大女儿，她被派往美国执行新的任务。

这所训练基地的公开招牌是：PP 国际橡胶研究中心。

黄栌躲在门后注视着外面的动静。

一个蓬松着头发的年轻男子敏捷地跨进门，他的手里端着一支自动步枪。

“多哥！”黄栌从门后闪了出来，拿枪的手放下了。

年轻男子见到黄栌，轻声问：“教务长，有情况吗？我听到警铃声，立刻赶来了。”

“多哥，你来得好快。”黄栌的脸上泛出了一丝笑容。

多哥是黄栌的助手，他是缅甸人，家在果敢，是缅甸的梅花党成员。据说他的祖先是中国的浙江的官吏，在明末身居要职，清兵入关后，他的祖先随南明末代皇帝逃到缅甸，以后便在缅甸的果敢定居。当时吴三桂率领清兵几次深入缅甸清剿明朝余党，多哥的祖先几经辗转流离，方才躲过此劫。

多哥问黄栌：“教务长，有没有东西丢失？”

黄栌没有回答他，她的目光游移，仔细查询着每一个角落。

多哥亦步亦趋。

空气似乎凝结住了，黄栌感到有点喘不过气来，在这湿热难耐的初秋，窗外传来芭蕉叶扑簌簌的声音，月光似水，柔和地泻了进来，轻轻地铺洒在书房可以侵入的地方。



金三角的夜，梦一般地美。

金三角的夜，有着无数难解的谜。

黄栌轻轻环绕书房一周，一抬头，正见多哥一双几乎喷火的眼睛，火辣辣地盯着自己赤裸半露的乳房……

这是两只还没有发育成熟的小白柿子。

“多哥，你的眼睛看哪儿呢？”黄栌恢复了她平时教学训练时威严的常态，气呼呼吼道。两只小白柿子摇晃得更加剧烈了。

多哥吓得羞红了脸，黝黑的皮肤也抵不住通红的力量。

他不由得低下了头。

“多哥，你这个浑蛋！上特殊课时，那些女学员你还没看够吗？你竟敢乘机作祟……”黄栌恨恨地说着，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

“教务长，您别误会……您真是长得太美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浑蛋！这是什么时候？你是一个士兵，在执行任务！你要是再想入非非，看我不用枪柄砸烂你的鸡巴！”

黄栌扭过脸，不再看他。

“教务长，我把您当成我的再生父母，我不敢有非分之想。”

“什么再生父母？放屁！咱们俩同岁，都是19岁，你盼我成一个干瘪驼背的老太婆啊！”

多哥不敢再吱声了。

忽然，角落里一种奇怪的声音打破了这夜的寂静，一个怪物突然冲了出来，在空中打了几个滚儿，滚到窗台上……

黄栌不容多想“唰”地扬起手，扣动了手枪的扳机……

那个怪物“嗷”地叫了一声，直直地落了下来……

黄栌和多哥飞快奔到屋外，只见窗外几米远的地方躺着一物。

黄栌赶到那物的跟前，蹲下身来，借着皎皎月光，仔细一看——这是一只黑猫。

它已经死了，胸脯上呼呼地冒着鲜血。

多哥也伏下身来。

“教务长，您好枪法，它已经成了一只死猫！”

黄栌急忙站起身来，飞快来到窗前，只见窗户上玻璃皆无，不知被何人在何时卸掉了。

书房已成为一座毫无设防的“空城”。

已是凌晨4点多了，黄栌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玻璃到底是什么人卸的？又是什么时候卸的？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黄栌不禁出了一身冷汗。

她当然知道这个书房的价值。

在这个书房里有两件价值连城的宝物，一件是1948年至1958年十年来这座秘密特务军校历届毕业生的名单；另一件是梅花党东南亚特工名单，黄栌受父亲黄飞虎委托，掌管着梅花党东南亚特工组织。

风雨飘摇的1948年，蒋介石眼看大势已去，一方面派陈诚去台湾，布置退却后的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布置在大陆的潜伏特务。他认为军统和中统气数已尽，便秘密成立了一个梅花党，企图取代军统和中统，主要任务是潜伏大陆，打入中共上层，以配合他将来“反攻大陆”。因为国民党党徽呈梅花形状，梅花又开在凄冷的冬天，

于是取名为梅花党。这个组织都是单线联系，一个特工只有一个上家和一个下家。蒋介石的谋士白敬斋任主席，军统少将黄飞虎任副主席。白敬斋是浙江绍兴人，中统出身，老谋深算。他的原配夫人，绍兴才女梦韵所生一女，名为白蔷；大姨太、军统少将蔡若媚生有一女，名为白薇；二姨太王璇生有一女，名为白蕾。白蔷的背景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白蕾后来的背景是苏联克格勃。白薇尤被白敬斋看重和欣赏，不仅生得艳如桃李，冷若冰霜，而且阴冷毒辣，白敬斋想把她培养为梅花党主席接班人。

黄飞虎是山东临沂人，是一员武将，早年留学日本学习军事。他有两个女儿，大女儿黄庐是大姨太萧蔷薇所生，萧夫人当年是临沂城里有名的佳人，书香世家，琴棋书画，样样皆能，曾是鲁剧演员，但性格急躁，黄飞虎惧她几分。二姨太林妩媚是浙江富商林升的私生女，为黄飞虎生有一女，取名黄妃，在香港长大，身份是香港的某报记者。

白敬斋的原配夫人梦韵是绍兴兰亭著名女书法家梦殊的女儿，风姿绰约，清秀可餐，且多才多艺，品德高洁，看清白敬斋的政治身份后，几度想离婚，意愿未遂；后被白敬斋骗到台湾，在台北市郊一家尼姑庵出家为尼，后来当了住持。

梅花党有两幅记载大陆潜伏特务骨干名单的梅花图，一幅藏于南京紫金山梅花党总部，另一幅是副图，藏于何处，不得而知。

1948年初梅花党刚刚成立时，白敬斋的二女儿白薇在南京中央大学新闻系上学，她的同桌是中共南京地下党党员龙飞，两个人起初谁也不知对方的真实身份，一个才子，一个佳人，一见钟情，共沐爱河，由初恋到热恋。在春节演出时，龙飞饰演罗密欧，白薇饰

演朱丽叶，校话剧队的精彩演出，博得莘莘学子一片热泪，两个人从此更加惺惺相惜，形影不离。

南京解放前夕，中共南京地下党负责人柯原交给龙飞一个重要任务，讲解任务的内容时，龙飞才知道他的恋人白薇原来是梅花党主席白敬斋的女儿，梅花党的重要联络人。组织上让他设法利用和白薇的关系打入梅花党总部，夺取那幅梅花图。这时龙飞极度痛苦，一度陷入迷惘之中，他绝没有想到自己深爱的人竟是国民党特务。龙飞以大局为重，克制了个人的情感，藏在白薇所驾驶的雪佛兰轿车的后座里，设法来到南京紫金山梅花党巢穴。在白薇的丫鬟、中共地下党员翠屏的帮助下，他设法来到白敬斋府邸客厅下的一间暗室，找到了那幅梅花图，这幅图嵌在一幅中国画的底轴里。龙飞大喜过望，却没想到这幅图一遇到空气就燃烧了。龙飞钻入地穴，逃到后山，在当地游击队的掩护下来到苏北根据地。

南京解放后，龙飞跟随华东野战军首长来到紫金山这个梅花党总部之地时，这里已成为一片废墟。

白薇不知逃往何处。

白敬斋一伙也不知逃往何处。

梅花图消失了。

黄栌知道，白薇留在了大陆，她已成为梅花党大陆潜伏人员的首领之一，至于藏匿何处就不得而知了。白敬斋和自己的父亲安全转移到了台湾，就居住在台北市郊阳明山庄的别墅里。

黄栌担任教务长的这个梅花党特务军校，从1948年初梅花党一成立便应运而生，白敬斋特意选择了这个三不管地带，又是重要的

交通枢纽。以前这是一个橡胶农场，只有十几座小木屋，白敬斋在这里精心盖了一座小白楼和一片小白房子，成为秘密基地；门口有便衣站岗，高大的围墙上有着密密麻麻的电网，而墙外有一条泛着鱼鳞般光亮的小河，白房子依山递进，后面有一片绿色的山丘，纵深进入一片半原始状态的森林。

黑漆门右侧有一块醒目的木牌，木牌上写着：PP国际橡胶研究中心。

梅花党的英文名称，每个字的开首都是P字，故称PP。PP组织即指梅花党。

按照梅花党的规矩，每期学员学习两年，每一期只能精心挑选招募20个学员，其中有十个男学员和十个女学员，年龄15岁到30岁不等，来自多个国家，一律使用假名字。梅花党特务军校十年来共毕业180个学员，已秘密分派全国各地。这座特务军校的学员名单目前只有六个人知道：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梅花党主席白敬斋，一个是梅花党副主席黄飞虎，一个是军校的前任教务长白蔷，一个是军校的执行校长蔡若媚，不过她经常神出鬼没，通常不在军校里，另一个就是现任教务长黄栌本人。

黄栌目前招募的学员也有20人，十男十女，他们已经学习一年多了，有来自大陆的二人，印度尼西亚华侨一人，法国一人，缅甸十人，泰国一人，老挝一人，还有来自俄罗斯、美国、巴西、波兰的人。

那么究竟是谁闯入书房想盗取学员名单或者东南亚地区梅花党人员名单呢？

这些学员之中有没有中共的卧底？

或者是苏联克格勃和其他国家情报机构的卧底？

黄栌搜肠刮肚般仔细地筛查着她教授的这 20 个男女学员，她把主要目光集中在以下三个人身上：

一个是俄罗斯学员舒拉，这个 19 岁的白俄罗斯小伙子来自西伯利亚，他的父亲是苏联红军的将军，在斯大林进行的大清洗中被枪决，他的母亲被逼疯，进入疯人院不久后触电身亡。他跟随叔叔流放到西伯利亚的赤塔市，一年前越境到日本，辗转到中国香港，找到梅花党香港支部负责人、博通赌局老板金老歪，被金老歪送到这里。舒拉的外曾祖父曾是白卫军将军，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这位将军被流放到中俄边境的额尔左纳河流域附近。那里是汉族、俄罗斯族、蒙古族、鄂伦春族、达翰尔族人混居之地，所以这位将军的后裔也会说一些汉话。

舒拉，这个金黄头发、蓝眼睛、肌肉发达的俄罗斯小伙子，会不会是苏联克格勃派到这里的卧底呢？

他的经历会不会是编造的呢？

黄栌派人调查过他的行踪，没有发现什么破绽。

另外两个深受怀疑的人是来自中国大陆的金炽和苏朵。

金炽今年 29 岁，一年多前从大陆越境潜逃到这里，他曾经绘声绘色地向黄栌讲述过他那段神奇的经历。

金炽几年前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毕业后分配在广西一家出版社工作。1957 年“反右”时，他因为给出版社领导提了几条意见而被打成“右”派。他不服气，继续提意见，结果被劳改。劳改农场在云南西部一个荒凉的地方，他不能容忍劳改农场那种苦不堪言的生活，于是在一个深夜逃了出来，他知道若逃回广西老家，

肯定会被遣返农场，而且境遇会更悲惨，慌乱中决定走叛国之路，设法通过中缅边境逃到国外去。

他摸索着来到云南西南部中缅边境，在一个晚上，他跳上一辆装油的卡车，把一桶油倒掉，自己钻到油桶里，卡车通过边境，进入缅甸山区，行了一程，金炽便听到一阵激烈的枪声，有一伙说汉语的人吆喝着冲了下来，包围了卡车。

一个人吼道：“弟兄们，这可是好油，快往山上搬！”

金炽感到有两个人搬走了他所在的油桶，一个人骂道：“妈的，这个油桶好沉！”

另一个人道：“八成有油耗子。”

往山上走了一段，那两个人累得气喘吁吁，一个人道：“我可抬不动了，这桶好沉！”

另一个人道：“打开瞧瞧。”

油桶盖被打开，金炽暴露了，原来那两个人是国民党残匪，两个人都穿着油污的军装，胡子拉碴的，斜背着卡宾枪。

那两人一见桶内藏着个人，一起拉动了枪栓。

金炽一见忙喊：“老总，别打，我是逃过来的！”

“妈的，不是共产党的探子吧？”一个人问。

“不是。”金炽把自己的经历简单说了一遍。

“那就先委屈你了，带你去见我们师长。”一个人把他绑了，眼睛蒙上了布。

山路崎岖，走了约莫两个多小时，来到一个地方。

“解开他！”是一个低沉而沙哑的声音。

蒙眼布被解了下来，金炽眼前一片昏花，好不容易才看清，这是

一间木板房，一张破桌子，几把椅子，中间有个铁炉子，铁炉子上蒸锅中煮着狗头。桌子后面坐着一个胖胖的军官，披着军呢大衣，满是灰尘和油腻。军官约莫 60 多岁，饱经风霜的样子，腰带上别着一把小手枪。

“你为什么逃到这儿？”军官问。

“没有别的出路。”他沮丧地说，接着把自己的遭遇叙述了一遍。

“你对共产党怎么看？”军官又问。

“我不想参加任何党派，我觉得共产党整人太凶。”

军官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又问：“你对国民党怎么看？”

金炽回答：“国民党腐败，贪官污吏太多，祸国殃民！”

军官咆哮道：“你他妈谁都不相信，太狂妄！”

“老总，我说的是实话呀。”金炽强辩着。

“什么老总！这是我们师长，师座！”旁边一个士兵纠正他。

“对，师座，我的理想是当一个作家，我要写出像《红楼梦》那样的作品！”金炽眼睛里闪出光辉。

“书呆子！”军官骂道。

“有什么呆的，这是人家的理想嘛！”金炽小声嘟囔着。

“你还想回去吗？”

“师座，你们千万别送我回去，回去我可就没命了！”金炽大叫着，眼睛一眨一眨地望着军官。

军官沉思了片刻，说道：“你一定饿了，先吃点东西吧。”

金炽被带进另外一间木板房，有人端来一个竹盘，里面有两个黑馒头和一个鱼罐头。金炽早已饿得发慌，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夜里，金炽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双手托在脑后，心烦



意乱。这一定是国民党军队驻地，是当年被解放军打散的国民党残匪，都说他们有的逃到了缅甸，想不到竟落到了他们的手里。

屋外，哨兵沉重的脚步声更使他难以入睡。

黎明，金炽被一个女人的声音惊醒，有个女人娇滴滴地问：“就是这个男人吗？”

“就是他，你看他够格吗？”是那个军官的声音。

那女人看了看金炽，又出去了。

金炽起床后被带到昨日见军官的那个屋子，女人和军官正坐在那里。直到这时金炽才看清那女人的面目。她穿着一身合身的美式军服，腰间佩戴着一把勃朗宁手枪，脚穿一双高跟鞋，斜戴着船形军帽，一大卷乌黑的头发垂下来；她面容姣好，皮肤像玉雕出来的，细细的高鼻梁，樱桃般红润的小嘴，一双迷人的大眼睛，放出凶悍的光芒。金炽想不到在这深山老林里还藏着这么一个鲜花般的女人，这与周围的烟草味、汗味和臭味极不协调。

那女人问了他一些情况，满意地点点头。

金炽与那女人上了一辆军用吉普车，吉普车身上明显地印着国民党党徽和“PP”两个字母。

吉普车沿着崎岖的山路颠簸了有两个多小时，在密林深处停下，绿荫中出现一排白房子，豪华得像一座乡间别墅。

金炽被带进一个温暖的充溢着香气的房间，屋里陈设豪华，铺着花色地毯，摆着一张席梦思床，墙角排着驼色沙发，乳白色的柜内有电视机。墙上贴满了各种女人的裸照，床上堆着一些带有女人裸照的画报。